

十先生奧論註

十先生集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趙秉淵

謄錄監生臣朱鎮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先生與論註前集卷十

西漢論

戴溪

武帝一

此篇論有好儒述之名

漢自文景以來上喜黃老下習刑名未知其六藝也武

帝即位之初春秋尚富

田蚡傳上初即位富於春秋注謂年幼也年齒方少故云富於

春秋

豈復真知儒者可貴特樂聞其名求勝黃老刑名之

說以為名高耳丞相衛綰車戲之士也

本傳以戲車為郎事文帝寧

復真知申商韓非之不可用亦逆探武帝之意以中其

欲耳

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蓋武帝之於儒

術陽意其名而陰諱其實公孫弘張湯知其意而徇其

名故上以名取之

上案公孫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悅之上方向文學張湯陽浮慕

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兒寬為奏讞掾匈奴請和親博士狄山以為便上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

愚忠若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殺之

董仲舒申公逆其意而辨

其實故上以實棄之

對策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

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帝初即位趙綰請立明

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車帛加璧安車以迎申公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辭見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太中大夫議明堂事實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自殺申公亦病免歸

汲黯之戇又從而發其隱伏以切中其心術之微是真

武帝之所謂愚哉

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

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默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雖然趙綰王臧

首當武帝隆儒之選而人物如此是固武帝所輕棄戮辱也安有帝始即位一見之初便勸帝明堂之理建議

紆然不樂者衆相與排擯去之耳誅死不足怪也且世

亦安有儒者為嬰蚡所知其辱申公亦多矣

上雅向儒術丞相嬰

太尉蚡俱好儒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時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綰請毋奏事東宮太后怒求得綰奸利以責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綰臧吏自殺太后以為儒者又多質少萬石君家無文學而申恭謹不言躬行乃用石建為郎中令石慶為內史

公進力行之說趙綰建明堂之議其事正相反尚得為

知其師乎

並見上注

不特此也請毋奏事東宮離間人母子

之間而欲以此集事亦真可哀矣哉不先正其君之心

而欲以儒術與黃老爭勝負一軒一輊迭為輕重而曰
儒術不行其與申韓黃老相去無幾爾

武帝二

此篇論逞意
於所欲為

漢武帝以英偉特異之資招致天下文學材智士若嚴
助主父偃之徒皆以文墨小技一言悟意驟置左右用
為天子私人使得與外庭相應辨論蠡起數折辱大臣
此最害治之大者禮記曰君無以小謀大無以遠言近
無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今

也捨大臣而與小臣謀使左右小臣得參外庭謀議挾天子之重以折服大臣幸而大臣賢者守正不阿猶有所畏忌不幸如公孫弘之徒依阿取容陽為不敏遜謝自屈一時輕銳小才氣焰方張言聽計行則亦何所

不至

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數上簡

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枚皋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詞賦得幸朔皋不根持論好詛諧上以俳優處之雖數賞賜終不任
蓋武帝逞意於所欲為而不快於外庭之論以事也

非與此輩議而行之則牽制不決故發兵會稽嚴助為

之

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定云云

起上

林苑吾丘壽王為之

帝欲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上拜朔為太中大夫賜黃金百斤然遂起

上林苑如吾丘壽王所奏

開西南夷司馬相如為之建朔方郡主父

偃為之

主父偃嚴安徐樂皆上書天子召見皆拜為郎中主父偃尤親幸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偃

建議立朔方郡上方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置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為罷敞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願專奉朔方許之弘為相每朝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弘嘗奏請禁民無挾弓弩上下其議吾丘壽王以

為不便上以難弘弘屈服焉

入則橫議於內出則專行於外大抵從

君於昏而彌縫其惡大臣不敢爭遠臣不敢議在當時

之禍猶小使武帝有輕視大臣之心誅死戮辱相繼

公孫孫

賀傳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

後之人君寵信近臣以疎外庭其禍不細夫人君左右

當得識治體敦樸老成之人朝夕議論游處如古者三

公之任後世經筵之官是也集一時年少浮薄之人以

行快意一切之政不問其所從來借之氣力使私作威

福此豈有安靜之理哉衛太子開博望苑以通賓客初上

得太子甚善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淮南王安好文

學喜立名譽招致賓客

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附循百姓

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外書又有中篇皆以此取敗蓋自天子

至於諸侯壹是彼輕去墳墓遊行郡國上書衡轡高自

稱道以僥倖一時之利其言行相反類非忠臣孝子此

先王之所必斥也雖然東方朔比諸子中最為諫諍有

益者獨以詆諧自置見輕當時取譏後世士君子固不

自重哉

武帝三

此篇論白欺其心

人之自欺其心何所不至哉然隱然不能自欺之意不自禁於文墨口舌之間此亦出於天理人心者不可誣也漢武帝好符瑞求長年君臣相諛自蔽其聰明公肆誣罔豈復顧天下後世笑已哉然以史攷之曰獲一角獸蓋麟而非麟也祠五時天錫一角獸蓋麟云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若言而非言也祭中獄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夜若

有光則非光矣屑然如有聞則非聞矣若將可得豈真

可得若云欲見豈真欲見哉

封泰山禪肅然山其封禪祠夜若有光詔曰用事八

神遭天地况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天子既已封泰山而方上更言逢萊諸神若將可得上厭然庶幾過之

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上若云欲見天子

向使君臣之間自信其欺傳示

天下誰敢議之文致疑似髣髴之說於恍惚罔象之間

而不敢正言之若將有所畏焉於是知人心昭然亦毋

置如許欺罔也雖然唐明皇嘗自言聞空中語聲云聖

壽延長等事言之不忤居之不疑范太史曰漢武封太

室而從官諂諛言有呼萬歲者明皇乃自為詐人甚於

漢武帝矣

唐鑑天寶四年正月帝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

置案上俄飛升天空中語云聖壽延長范祖禹曰明皇假于怪神以罔天下言之不忤而居之不疑何以使其

臣下不為欺乎是率天下欺已也云云

夫始為詐猶有疑也尤而效之無

復畏矣故秦始皇猶不如漢武帝武帝猶不如唐明皇

益遠益誣矣嗚呼人之諂諛亦何所不至哉歲旱矣而曰

天將以乾封星字矣而曰天示報德星

郊祀志元封元年秋有星字于

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明年夏旱公孫

鄉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
年上乃下詔天旱意乾封乎

取災異以為祥瑞此與

指鹿為馬何異

史始皇紀二世三年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

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

而武帝受之甘心焉羣臣何憚而不為詐况率天下而

教之欺已乎

武帝四

此篇論多得小人

孟子曰今之諸侯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盖自秦漢以來上之人有志於求士者類知求才而不